

# 電視

# 一九七九



想起了兩年前的一套電視片集『年青人』，想起了它其中一集「一九七七」；內容是講述一群當年的學運青年，在現實的磨礮下，分別走向了不同的道路；在令人感到唏噓之餘，覺得難能可貴的，是它敢於挖開社會的瘡疤！

不幸的是，「一九七七」裏所感嘆的如今都成了事實。人們不再有熱誠和希望去改進這個社會和現存制度，相反的是，一切只能向現實妥協；遵循着制度，改變自己去迎合現實，委曲求全。

如今，不但學運的年代成為過去，甚至於那敢於反映現實的電視製作，也都越來越罕見，或者幾乎沒有。

作為一個電視觀眾，如果要對最近幾個月的電視節目下個評語，你會說些什麼？

現在的電視節目，要不只是描繪一些中產階級的現實假象，或就根本不去反映任何現實。

提起諸如『師姐出馬』、『貼錯門神』、甚或『四眼神探』這些電視節目，你能看到的是些什麼？你能想到的又是些什麼？

當你面對穿着牛仔衫褲的鳳凰女、不修邊幅的鄭則仕、睜眉突眼的陳國權和盧海鵬時，你覺得他們代表着些什麼人？

可以說，他們都是脫離我們生活的。作

為一個電視觀眾，在訕笑他們的態直優惡表情動作的同時，只感覺到他們是一些離開我們很遠的人。你絕對不會將自己認同是鳳凰女的大師姐、或者是盧海鵬的大軍閥。明顯的，他們是台上的小丑，我們是台下的觀眾。在我們看來，他們並不投入我們的生活，因而也就與我們痛癢無關。他們的生活不是我們的，我們的心態、理想、行為、感情，也不可以在他們之間找到。因此，在我們看來，他們都只是一些為娛樂我們而塑造出來的玩偶，我們關心的，是他們每次用什麼方式來給我們嬉笑，而絕對不會認為他們會反映出我們什麼生活上的現實。為我們的環境和生活作出任何的探討和針砭。

在開始時，你會以「純為娛樂而娛樂」的心情去接受、或者忍受這些貨色；可是，如今你會發覺，市場上充斥着的都是這一類的商品，不但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濫。按着電視機，你會發現這類節目佔去了黃金時間的絕大部份。想找回像以前的『年青人』、『北斗星』等類型的節目，幾乎等於幻想。

可以說，現在我們看到的，幾乎全部都是拼湊式的情節，將一些最典型化的橋段改裝，然後逐段鑲嵌。你會發現它們不單只成了公式化，甚至有走向制度化的趨勢，每個觀眾對每個橋段基本上都已經耳熟能詳，不同就只是那些調味品：是鄭則仕而不是新馬仔，是滑板而不是人力車。

或者說這是電視不斷商品化的結果產物，時移世易，電視如今已不容許再有浪漫。剩下來的，就只是一些實用派的产品：只求觀眾能夠一直盯着電視機，接收着這一個錢路，產品要給你什麼訊息，或者觀眾能得到什麼訊息，這些都並不重要；至於節目內容是否與生活相關，觀眾在看節目的時候會想到什麼問題，那就更不重要。

當然，電視一直都是商品化的。可是，如今似乎已經由文化商品轉變成為實用商品。按着電視機，就如同面對一件香皂，你會用它來洗頭洗身洗腳板，却不會希冀這件香皂會帶給你什麼訊息。

正如「一九七九」裏所感嘆的，人許多時都向生活妥協屈服。也正是這個理由，如今也就難再在電視上看到像「一九七七」這樣的節目。

像「一九七七」裏黃子程所說的：「而家係一九七七年，唔再係一九六七年嘞！」

對於今日的電視產品，我們也不由不喟然而嘆：「而家係一九七九年，唔再係七月佳視囉！」

學運的年代過去了，「一九七七」亦已經過去了，隨着電視強人神話的支離破碎，電視的浪漫潮流亦早已烟消雲散。也許曾經用鮮血染紅警棍的人今日已經娶妻生子；因此，每晚在你家中螢光幕出現的，仍然是那穿短褲踢足球的鳳凰女、或者被人當生魚咁撻的陳國權。

誠然——如今，已經是一九七九；無可奈何的一九七九。



犬而